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characters are too faded to be accurately transcribed.

張

嘉慶甲戌夏五

畫筌析覽

番禺劉彬華署

畫筌析覽序

乙丑余鄉馬墨初自邗上歸出畫筌見示所論繪法精

當簡要畫家祕籥也第為問業者隨事指陳法雖兼備

而論未條分私擬劃成段落每段仍加以註釋庶初學

瞭然不致迷於所向時遭北水驟至流離滿野邑侯屬

主賑事戊辰復捧檄南來此事久廢越癸酉雨生攝齊

昌都尉事與余同官偶與談及是篇雨生笑曰君九年

之願僕已代償之矣蓋兩生任三江時曾分其目為十

則每則為之註釋所未及引伸之篇所迭見鋤去之雖

神明之妙存乎其人而析北苑之傳為南車之示俾畫

筌一篇與過庭書譜永垂於後者兩生力也豈特償子
素志已乎嘉慶乙亥重九日蒲濤仲振履柘庵氏序

自序

筌江上先生畫筌一篇言精理確久爲藝林所珍第讀
者猶苦其章段連翩論說互襍如覩珍貝於波斯市中
逢林壑於山陰道上目不暇窮而意靡專屬或曰維揚
有富家子就請業日示數語積而成編固未訂也予不
文非敢剖截先哲文字顧欲便於子弟尋繹不得不爲
標目分則而全篇皆偶句每論此條及彼歷後復涉前
顛倒數辭亦不得已也計分十則第九曰雜論以一偶
中兼論二物或三物分之不得故也十曰總論則皆
彙其泛論而非專指者也至其淺而盡曉冗而非要及

人物花卉鳥獸蟲魚之論而未詳者刪之每則後附以
愚論多寡不齊惟無所補而要皆前人所未及者第名
曰初覽則因愚論不足重輕故也先生丹徒人名重光
字在辛自號江上外史順治壬辰進士官僉都御史予
向居其鄉多見真蹟皆神與古會非深入畫禪能道此
中三昧耶嘉慶甲子上巳雨生書於三江官舍之竹醉
山房

自序二

予編此卷已十載同人多勸付梓予以鈔本多譌隨屬
謝庶常澧浦訂正澧浦予畫友也出示所藏桐華館刊
本始知外史有自序又有王石谷惲正叔評語魯亥既
正因并錄評語之精當者什之五六於是梓焉澧浦曰
原書如正幅帷裳予去襞積加殺縫始適於用顧裁剪
天衣而爲百衲天孫非喜諸佛得毋作嗔耶癸酉十二
月望日雨生又書於廣州惜硯齋

畫筌原序

僕以患足守拙深山離羣索居同於木石偶著有書筌
畫筌二篇聊用遣懷非敢自謂解事也時庚申夏訪醫
湖上藁本爲童子攜置行笥秋岳曹先生見而悅之命
僕付梓竊笑藝林卮言無裨身世謝以未遑及返棹吳
門虞山王子石谷毘陵惲子正叔兩友人過訪虎阜討
論詩畫索觀此篇深爲許可因相與縱談生平所見唐
宋元明諸大家流傳真蹟幸篇中無不脗合者遂參較
評閱力從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同所編書筌
一篇取正大方爲幸也筌重光識

畫筌析覽目錄

原起

論山第一

論水第二

論樹石第三

論點綴第四

論時景第五

以上卷上

論鈎皴染點第六

論用筆用墨第七

論設色第八

雜論第九

總論第十 以上卷下

畫筌析覽卷上

毘陵湯貽汾雨生編

原起

繪事之傳尚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為畫訣散在藝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畧然人非其人畫難為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據所見輯以成篇

定論

織計小談俟夫知者

原評繪苑流傳大都高人韻士寫其胸中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真為

論山第一

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巒交割以清爲法

原評畫家最重章法

清渾二語始兩得之

形勢崇卑權衡大小景色遠近劑量淺深山

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成峯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峯互盤祖峯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濶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

原評起伏收放起托法盡縱橫運用之法

背不可覩仄其峯勢恍面陰崖坳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厓突垂膺有現有隱近阜下以

上有尊卑相顧之情

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

原評山頭山足俯仰照顧有情近者遠峯

形狀勿令相犯此章法要緊處學者勿輕放過

危巖削立全倚遠岫爲屏巨嶺

橫開還藉羣峯插笏一抹而山勢迢遙貴腹內陵阿之層轉一峯而山形率崒在嶺邊樹石之繽紛山實虛之以煙靄山虛實之以亭臺樹大毋作高山山淺莫爲懸瀑瀑亂瀉者源長巖倒懸者脚隱麓拖沙而勢匝背隱樹而境深原巘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巖聳轟互修坂而勢悠數逕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峯相望或斷而或連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

前人論畫山之法初下正面一筆爲鼻準結頂嶂蓋

一筆爲顛骨中間起伏轉折處爲脈絡固矣而初下一筆亦不必拘定何處可從正面而積累至上亦可從嶂蓋而層折至下總以有脈爲當

前人三遠之說曰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致沖融又曰遠欲其高當以泉高之遠欲其深當以雲深之遠欲其平當以烟平之此不易之論矣然有能高深平而不能遠者其病在筆墨太癡硬之只一字曰鬆

尊有時而賓卑有時而主大有時而下小有時而高近有時而寂遠有時而喧深時而呈淺有時而匿

尊而賓者偏卑而主者正大 下者邇小而高者遙
近而寂者荒遠而喧者治深而呈者明淺而匿者晦
高銳曰峯高小曰岑高險曰巖低圓曰巒峭直曰壁
迤曰厓列屏曰嶂有坡曰嶺出脊曰岡夾水曰峽有
穴曰幽深通曰洞湍激石曰磯在水曰島卑於此者
原隰陂隴阜磧丘墟概難枚舉大抵皆夷險異形土
石殊質畫家形質不辨品類莫標概名曰山固無不
可然或題擬圖險而貌夷又或畫已是土而題石則
畫既不免鶴鳧之誚題亦難辭鹿馬之欺也

論水第二

山脈之通按其水境水道之達理其山形

原評水道乃山之血脈貫

通處水道不清則通幅滯塞所當刻意研求者衆水匯而成潭兩厓逼而為瀑

瀨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鷗浮無風而澗平觸石而湍
激折瀏如傾沸浪湧若騰驤派流遠近為斷續之分波
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濶而沙岸全無水烟浮而江
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回旋浪花迅捲

而筆繁濤勢高掀而筆蕩

原評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溪澗江湖畫法迥異玩此

不特取勢之法明皆無餘而運筆之妙發揮畧盡

水性至柔是瀑必勁水性至

是潭必定江海無風

亦波溪澗有紋亦靜水色難
券漬色而水自明水
聲難圖四無聲而水可聽

長泉莫直直泉莫連短泉少
曲曲泉少掩明泉勿單
隱泉勿岐小泉不妨石礙
六泉少使流壅平泉忌在
直循澗泉貴乎氣貫雲泉
似隔不隔雨泉宜奔愈奔
泉源由分而合合處多在
峯腰泉支由合而分分處
尤宜石脚

論樹石第三

挺然者樹容木本毋同草本油然者樹色生枝休似伐
枝榆柳茂於村舍松檜鬱乎巖阿坡間之樹扶踈石上
之枝偃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翳翳尤喜交柯密
葉偶間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
葉而參伍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橫斜紆直欲使聯
翩死枯或因發蕪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一本
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承死同一本正
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間影以善漏而豁透則
形脞而似長漏則體肥而若瘦

評作畫樹居其半諸
畫法變態多種不

為造化傳神若非靜觀難得廿
一本一林透漏之法畫樹秘
此段洗發曲盡元微

上先生發之令烟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雨葉暗
人玩索不盡

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如生蟠根之植立
宜回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鎖幽巖古
枿老狀雅奇片石踈叢天真爛熳衆沙交會藉叢樹以
為深細路斜穿綴荒林而自遠林麓互錯路暗藏於山
根巖谷遮藏境深隱於樹裡樹根無着因山勢之橫空
峯頂不連以樹色之遙蔽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便使
柯條別異密樹憑山而根株疊露能令土石分明土無
全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石之左右藏其角土

載石而宜審重輕石壘石而應相表裡

原評山水中畫石與尋常畫法

不同須令土石渾成雖極奇險之至而位置天然方為合格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

澤之容半山交結石為齒牙平壘逶迤石為膝趾山脊
以石為領脈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樹排蹤以衛
峽石頽臥以障虛沙邊水蕩偶借石防峯裡雲生還容
樹影牽移孤側草樹為羽毛坡脚平斜石叢為嵌綴樹
惟巧於分根即數株而地隔若妙於劈面雖百芴而
景殊石看三面有圭端乃錯玉尺銀瓶香案琴墩蟲窠
魚砌覆盂欹帽缺心蹲獸蚌殼螺軀鳥罩犀首之具狀
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蝶聚蜂蛇驚鴉集鷄翎燕

粵珠綴水凌竹个棕團簾垂穗結飄縷簇角攢針疊紈
之殊形貴相機而原評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

種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脫化

石爲山之子孫樹乃石之儔侶石無樹而無庇樹無
石而無依不兩畫者其暫合一處者其常故山水未
工樹石先講工一本卽工千林工一拳卽工萬仞然
寫樹必宜顧石寫石仍當應樹果能兩不相失各得
其宜則積而萬仞千林無不相顧相應矣

樹石旣必相顧而自顧不待言矣故一樹有一樹之
顧一林有一林之顧四歧之說不可執有直上而難
得一歧有在根而已發千歧者枝法不一葉式多門

各用其長勿求其備工於葉者多圖春夏能於枝者
儘作秋冬切勿諱短而強長就生而含熟故子久多
春而雲林多秋松年多冬而南宮多夏兼長固爲能
品不如專習之尤能專習果已化工庶可兼長而俱
化

石之自爲應亦猶樹之自爲顧耳陰陽相成大小相
間人盡知矣陰必由陽而生小必因大而破由陰而
存陽者陽已晦而難明由小而積大者大則碎而弗
整然陰中亦復有陽有宜由陰而存者陰中之陽也
小中亦復有大有宜由小而積者小中之大也至于

沙邊山脚僅一筆而不完嶺畔林間卽萬筆而可益
石雖同而各境不徒關小大之形石旣別而殊情亦
不外陰陽之理故石法雖在於皴而不皴亦得爲石
皴而尙未覺其爲石者難藥不皴而識其爲石者可
師也

論點綴第四

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刹桿樓櫓戍壘漁罩爲映
帶邨野以田廬籬逕菰渚柳堤茅店板橋烟墟渡艇爲

鋪陳

原評野景以趙大年爲宗江景則江燕諸公爲妙觀此點綴畫法盡矣

近淑鷺飛色

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沉暉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
岸遠平沙渺渺隱葭葦之蒼茫邨水溶溶映垂楊之歷
亂沙堤橋斷水屋輪翻石負竹以斜通林帶泉而含響
兩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橋下穿巖瀑溪深而猿不
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危磴欄扶孤亭樹覆宮殿鬱盤
而壯麗寺觀清邃而嵯峨園林之屋幽廠旅舍之屋駢

圓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邨聚密其井烟
仙宮梵刹協其龍沙邨舍草堂宜其風水山門敞豁松
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弄影農夫茅舍
當依隴畝以棲遲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春蘿絡
逕野條繁籬寒甃桐疎山窓竹亂柴門設而常關蓬窓
繫而如寄樵子負薪於危峯漁父橫舟乎野渡臨津流
以策蹇憇古道而停車幅巾杖策於河梁披褐擁鞍於
棧道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騷人湖畔春行賈
客江頭夜泊攤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
一川風靜寒潭散網曲逕攜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
泉聲而躡足戀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之中行吟絕壁
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
根共酒洞口觀棋見丹井而如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
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尋幽訪友時見兩人人不厭
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實

山水樹石而外凡物皆點綴也是山水樹石其主而
點綴其餘也然一圖有一圖之名一幅有一幅之主
使名在人則人外非主主在屋則屋外皆餘故有時
以山水樹石爲餘而以點綴爲主者此點綴之不可
不講也

既有時爲主而終日點綴以王者偶一而餘者恒多也顧名而後定主定可以求餘主旣宜於經營餘亦當知安頓屋忌散布人忌歧行寺每翳於深林橋必因夫斷岸帆須順樹塔貴凌虛幽人旣已尋來遠近必有佳境野艇雖無定處往來定有歸墟鳥則雲雁林鴉此外休貪着筆獸則耕牛征騎其間畧要求工蓋凡爲點綴固不皆應有而有亦當知可無則無山亭設而觀瀑水閣構以迎涼籬護叢篁欄防絕澗類此皆收束景光而應有者也漁火映於蘆汀吟鞭袖於驢背琴邊香鼎瓶裡踈花類此皆描寫細微而可無者也故惟圭角妄生無異佛頭着污斷勿有心悅俗遂爲刻意修容也

論時景第五

雲裡帝城山龍蟠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愛
落景之開紅值山嵐之送晚柔雲斷而還續宿霧歛而
猶舒散秋色於平林收夏雲於深岫危峯障日亂壑奔
江空水際天斷山銜月雪殘春岸烟帶遙岑日落川長
雲平野濶雨景霾痕宜忌風林狂態堪嗔雪意清寒休
爲染重雲光幻作少用鈎盤曉霧昏烟景色何容交錯
秋陰春靄氣候難以相干

春夏秋冬早暮晝夜時之不同者也風雨雪月烟霧
雲霞景之不同者也景則由時而現時則因景可知

故下筆貴於立景論畫先欲知時

時景既識其常當知其變蓋一物之有無莫定由四方之氣候不齊如塞北多霜嶺南無雪是景以地論不以時分畫雖小道亦欲兼達夫地氣天時而後可以爲之也

狀風於樹狀雨於山易也狀雪與烟霧雲霞於無筆墨之間亦易也難者惟日與月日不可圖其形月無從繪其色也卽日而繪色僅可作朝旭夕暉月而圖形亦無補波光林影然終如何而可日畫日中之景微者必明當明中而更分陰晦畫月下之景大者亦晦在晦中而須發空明使能心明此理筆稱其心則日可遺色而得形月可遺形而得色矣

畫筌析覽卷下

毘陵湯貽汾雨生編

論鈎皴染點第六

鈎之行止卽峯巒之起跌皴之分搭卽土石之紋痕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鈎面出山脚伏而皴側坡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脚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額而石豁又資叢樹以托根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質而牛毛文釘頭莽於木柿長短同施豆瓣潑於芝麻小大易置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姿斧劈近於作家文人出之而峭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爲之而適大劈內帶鑿

痕小劈中含鏽跡石凌面而隱疊千層山沒骨而融成
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疊皴卽斧劈之後塵

原評從古畫家

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枘圓鑿之難入者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故能精於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凝滯今人之做只在不能專攻一家故諸家皆無人處也觀此論皴法精詳開墨妙之元秘補前人之缺畧真六法之微言也

畫中惟皴法最難

所宜急講各家畫法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一筆入南宋法畫南宋勿使一筆入元人法畫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鈞多圭角而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讀此可以豁然開悟

俗態生皴若團欒而清韻少皴之俯仰披似風蘆而垂如露草皴之縝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墨帶燥而蒼皴間夫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復而內暈鈞簡而

外工鈞靈動似乎皴皴細碎同於擦頓挫乃鈞劈之流行深淺爲渲染之變化虛白爲陽實染爲陰山面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坳染重端因陰影相遮劈而不皴知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知鈞劈之意全着筆爲皴畱空痕以成廓運墨爲染間滃跡以省鈞鈞之漫處可以資染染之著處卽以代皴復染於鈞內而石面稜稜增染於廓外而石脊隱隱皴未足重染以發其華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韻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爲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拘點抹而失其真皴之沉酣眇染匪異點之圓活與皴無殊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圓

多用攢側多用疊禿筆用衄破筆用鬆擲筆若芒按筆
老銳含潤若渴帶渴爲焦細等纖塵粗同墜石淡以破
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與會原評濃淡
聚散點法
要訣更須以
各家法參之千筆萬筆易當知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
終防多點之拙

鈎皴染點之於畫猶點畫撇捺之於字也點畫撇捺
合之爲字分之固各有其法惟畫亦然不徒此也曰
幹曰渲曰畫曰刷曰擦曰抹曰襯曰烘名多隨筆而
更法亦因名而異獨舉其四而言者以其先且要也
諸法不徒用之於石用於樹一也樹大腹必加皴身
必施點或鈎或染偏廢不能

鈎法不過靈活停頓染法不過濃淡淺深非若皴與
點之法爲多也然合鈎皴染點一切法而論要皆不
外乎陰陽二字明乎陰陽無可無不可必曰某家皴
某家點是終不過成其爲皴與點而已矣

論用筆用墨第七

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

粗疎則幽姿頓減

原評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盡

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講也畫至於靜其登峯矣乎

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

時墨成烟霧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為

筋骨筆以墨為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

鎔人知搶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筆之澀不知

澀而非枯筆有中鋒側鋒之異用更有着意無意之相

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為斜脈

之分形磔作偃坡之折筆石圓似弩之內擲沙直似勒

之平施墨之傾潑勢等崩雲墨之沉凝色同碎錦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全宜淡而反濃則韻不足

作字偏鋒者畫多不能爲中鋒字中鋒者畫不難爲偏鋒中鋒偏鋒固各自有妙而中鋒較能浮出紙上也

畫硯畫筆每用必洗而乾皴又用敗管宿墨乃老舊紙舊墨相入始和而渲染須加新墨藤黃乃潤

畫象也象其物也今人每畫必日彷彿其法其故一榻管卽以一古人入其胸未嘗以造化所生之物入其胸以造化生物入其胸則象物以古人入其胸則僅能象其象故畫成而不見其筆墨形迹望而但覺其爲真者謂之象斯其功自有筆有墨而歸之於無筆無墨者也

論設色第八

墨以破用而生韻色以清用而無痕輕拂軼於濃纖有
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於水墨有藏青藏綠之名蓋青
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而濫
設則墨光盡掩粗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渲暈漸深卽
輕勻而肉好間色以免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
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原評此言一色中變化
處精微之理學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齷齪訪一峯之喜
幾於入道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似無本於意中融
變卽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於象外追維

自古畫多設色然山水家恒用惟赭靛藤其赭靛爲君黃爲使赭深淺得二入墨入黃又得二靛深淺得二入墨爲深淺墨青入黃爲深淺綠又各得二是色雖三而君使相因亦已用之無盡餘非必需可無論矣

設色多法各視其宜有設色於陰而虛其陽者有陽設色而陰止用墨者有陰陽純用赭而青綠點苔者有陰陽純用青綠而以墨漬染者有陽用赭而陰用墨青有陽用青而陰用赭墨者有僅用赭於小石及坡側者有僅用赭爲鈎皴者有僅用赭於人面樹身者有僅用青或僅用綠於苔點樹葉者有僅用青綠爲漬染者蓋卽三色亦有時而偏遺但取其厚不在其備也

雜論第九

山本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則靈地廓村遙樹少叅
天之勢山巍脚遠水無近麓之情樹動則清水柔則秀
水分雙岸橋蜿蜒以分通山隔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懸
坪壘石卽作山巒低岸交沙便成津浦作山先求入路
出水須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境設路地勢異而成路時
爲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欹斜沙勢勿先來背峯頭
而後定遠墅勿先作待山空而徐添石旁有沙沙邊有
水水光自愛空濛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沉靄
沙如漂練分水勢而復羅村勢樹若聯柵圍山足而兼

觀山巒山擁大塊而虛腹木攢多種而疎顛山面陡面
斜莫爲兩翼樹叢高叢矮少作駢肩樹影欲高其
而自聳山形欲轉逆其勢而後旋山外有山雖斷而不
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山別陰陽須識渲皴之訣樹
分表裏當知隱見之方樹早生根無從轉換水遲引導
難以奔流瀑水若同簷溜直瀉無情石塊一似土坯摸
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粗遠地猶同
咫尺原評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剔畧盡若坪憎桶案
不細加體認即蹈其弊轍猶余茫然

之形山厭瓜稜之狀地薄崖危未貼峯高樹壯非宜近
山平田患其壁立離邨列樹勿似籬橫峯巒雄秀林木
不合蕭疎島嶼孤清屋舍豈宜叢雜

畫以樹石爲筋骨以徑路爲血脈以烟雲爲裳衣以
人物爲眉目筋骨不可不强血脈不可不通裳衣不
可不楚眉目不可不朗

沙勢貴平仍須曲折坡側似削等有陰陽亂山休碎
列屋忌齊平路亦有高卑而逶迤莫直山徑非無夷
坦而逼側難寬雜樹最忌束薪叢竹尤嫌編帚蘆葦
無風亦偃蕉桐有屋方栽松不與衆木齊肩柳必向
橫塘顧影樓閣宜巧藏半面橋梁勿全見兩山遠帆
無舟而去來必辨遠屋惟脊而前後宜清景散須收

高可收於一亭平可收於一舫景漏須通近則通以一
逕遙則通以一橋蓋景惟求雅不在乎奇也境或
太庸又嫌無味

總論第十

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真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
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
頻觀不厭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
題卽強題而意索布局觀乎縑楮命意寓於規程統於
一而締構不勞審所之而開合有準尺幅小山水宜寬
尺幅寬邱壑宜緊卷之上下隱截巒垠幅之左右吞吐
巖樹一縱一橫會取出山形樹影有結有散應知境闢神

開眼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須從別引一二語
書元要

也知其解者
旦暮遇之偶爾天成加以人功或損此中佳致移

之彼處而多違理路之清由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
淡簡而綢繆絜小以成矩心欲之靜完少以布多眼欲

其明目中有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

原評目中有山四句即所謂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胸中了無主見山信筆填砌縱令成圖神氣索然參此方悟畫法也

下宛似經過即為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
屋於盈寸之間招峯巒於千里之外山之厚處即深處
水之靜時即動時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
其迹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
成平福雖多邱壑不為工看入深重即少林巒而可玩
真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

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親密緻

之中自兼曠遠率意之內轉見便娟林間陰影無處營

心山外清光何從着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

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

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原評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

處全局所關即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得勢則隨意經

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推挽在

於幾微勢之凝聚由於相度畫法忌板以其

使氣韻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以稚以其形模非似使
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粗簡或稱以筆易入畫苑之魔

踈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披畫而尋其為邱壑

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為圖畫則原謂邱壑忘其為圖畫

所謂藝游而至者則神傳矣董巨峯巒多屬金陵一帶仰樹石得

之吳越諸方米家筆法得潤州城南郭氏圖形在大行

山右摩詰之輞川荆關之桃源華原冒雪營邱寒林江

寺圖於希古鵲華貌於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

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拘法者守

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為子久海岳化為房山

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

壺之逸致松雪之精研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會境

通神合於天造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

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託士夫氣

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制難

成原評資分格兼力者難百年以來不一二觀故有

立名之所十幅如一幅胸中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

底烟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於指下氣勢雄遠

方號大家神韻幽閒斯稱逸品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經營極矣非畫之上乘也造化

生物無所施為造化發其氣萬物乘其機而已吾欲

象物意所至即氣所發筆所觸即機所乘故能幻於

無形能形於有聲若經營慘淡則無一非圍擲而就
生氣生機全無覓處矣試問造化生物皆圍圍而就
者耶

先生曰人非其人畫難爲畫騷人高士斯其人矣然
猶必具有夙慧而後可以言畫唐人詩曰宿世應詞
客前身是畫師言其慧不自今耳故畫之爲道如酒
有別腸詩有別才不能蓋終不能也善悟者觀庭中
一樹便可想像千林對盆裡一拳亦卽度知五嶽鈍
根者雖閱歷萬里無一筆之生機卽辛苦百年少尺
幅之入殼故并非博覽山川漁獵書史而卽可以知
畫也况論夫足不出戶目不識丁者耶

山無定向水無定趨樹無定歧石無定角凡物皆無
定形也故筆無定着意無定營終之而畫無定景然
無定其象有定其法天下無無法之事而畫法尤多
門昔人論畫曰六法舉其概也析而論之自崇山大
川至於微塵弱草下筆則無不各有其法法可枚舉
哉鹿柴氏曰有法之極歸於無法此編法也神而明
之自可離法而立漁者得魚忘筌忘筌斯作者意乎

跋

畫筌一篇綜括大要隨筆所之自成片段善悟者領取
意致莫不心解而初學時或茫如也兩生都尉條析之
復以己見詮補焉其原書如正幅帷裳兩生去襍積加
殺縫俾適於用其詮補則鍼功綿密益熨貼耳予嘉其
善製因出知不足齋刊本與校正數字並囑其附錄王
惲評註俾惠來學夫昔之論書畫者如法書要錄宣和
書畫譜名畫記古畫品錄等編語多前後承襲而書可
並行畫筌既流布海內得析覽與之益垂示不獨遠乎嘉
慶癸酉十一月廿四日理圃謝蘭生跋

跋

吾兄於畫未嘗師人使之學而自能者畫筌也予則家有師而鈍不能學兄遂析原編爲十益以自得又數千言次第反覆日以導予予雖迄乎無成而足編良不可祕蓋自芥子園畫譜出而舉一不反者下筆輒如刻板茲則寓規矩於微言挾元祕於片簡矧又條分門析法備詞詳襟懷清曠者自無不過目神會應手功成讀此固良於習譜也同好旣勸竹梓兄猶以割剝爲先哲文字恐貽咎當世嗜兄其迂耶彼完太固在也外史不云乎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有裨初學條析爲便滋

外史志也奚咎哉甲戌元夕為始浚謹跋

跋

畫筌數千百言句句俱是好畫本不過以文字代丹青耳善讀者當作畫譜看則神妙自生若泥其句語而遺其景象失前人意矣雨生都尉以析覽見二小末云離法而立法如得魚可忘筌斯真度畫筌之金針為後來之寶筏者也善讀者當自得之但其始不能無法熟後則法隨心生亦分兩候甲戌花朝墨池張如芝跋



